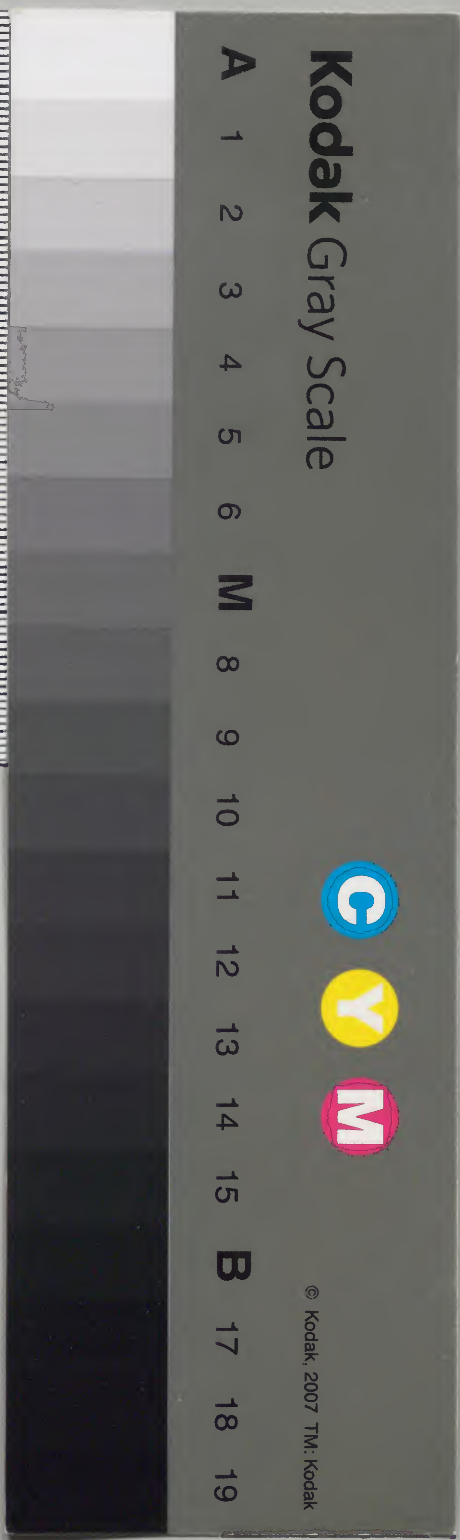


內務省圖書
 第.....號
 書部.....類
 函.....
 冊.....
 共四冊

和書門
 類號函架冊
 一七三二一
 一四〇一
 1371

130
 內閣文庫
 和書
 二二二
 二七三
 二二一
 函架冊號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7321
	冊數	4 (1)
	函號	211 130



磐石溪大槻先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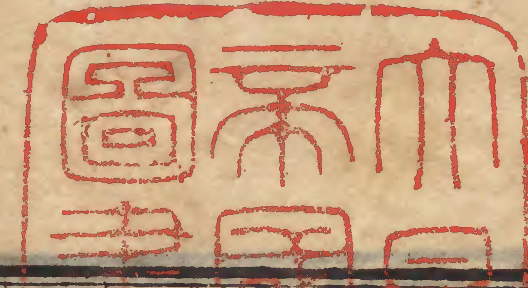
近古史談

東都書林 玉山堂藏梓

人史

近古史談引

明治十二年購求



春首南風揚沙。破憲藪。在室滿儿席。頭涔之痛。偶
 士廣袖此卷來示。屬予題言。讀其英主猛將之事。如
 耳。啞咿叱咤之聲。讀其武夫悍卒時人俠客之事。如
 如目橫梨舞劍扼腕揚眉之容。讀其忠義猶介若忽
 之事。令人想整襟正色琢磨踞隅之狀。於是拍案呼
 快。命爵引滿。頭風頓愈。憶昔從山陽賴氏於京師。曠
 間侍酒。繼譚前古英雄事蹟。以為常。嘗曰。余弱冠
 游江都。在尾藤二沙塾。宿松酌間。好說戰國事。醉乎
 萬行君子。而其中乃有如此者焉。余曰。亦非由有所謂

近古史談

一

一

玉山堂藏

日本膽耶。士廣平生磨寸硯。墨滿洒風流。文士而號
年氣象。見于其端。亦此之由乎。夫左文
武者。姚如子。姬之教。皆爾。而 我民之於武。獨有不
待教者焉。加以以學。健而順。質而義。以奉公守官。衛社
稷。保黎元。此所以考古一姓。表東海而雄於宇宙也。嗚
呼。可尚哉。乙卯孟陬念三日。題于鷗林巷九里香
園。

宮陰監谷世弘

石齋高橋進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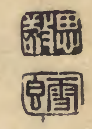
題辭

芒芒蜻洲盛衰千古應仁亂階
介裂九土織田勃興略定中原
皇居既壯天子斯尊豐臣繼業
東征西伐餘力曜兵威震窮髮

我后乘運撫寧四隣誅叛討逆
廟筭靡遺元和偃武與民休息
驩虞三百繫誰之力

寧靜子題

雪江關思敬書



近古史談目次

卷之一

織篇第一 八九條

了伯聽平語

附記

織田公納諫

右府營皇宮

神子田長門

無雙道化

謙信陷私市

倒勲狀

米田某

岩間大藏

附記

藝侯戒諸子

細川藤孝

破缸柴田

近古史談 目次

五山堂藏

附記 梶川彌三郎

大緩山 仁科信盛

稻葉一徹 烈奴

山内一豐妻 厨人坪内

善射者某 右府察微

森蘭丸 光秀反形

附記 百姓作右衛門

卷之二

豐篇第二九三十一條

挈鞋奴 設姓曰木下

歌人幽古 賤嶽之役

羽柴氏神速 石田三成

附記 島左近

小田原之役 附記

花房職之 豐公天

勇婢 豐公賜首鎧忠勝

利休訪蒲生氏 附記

上杉景勝 關白誅利休

附記 利休之靈

征韓之役 韓國多虎

界善左衛門

悍卒

神符之夢

太閤薨

太閤雜事

加藤嘉明

岡野左内

附記

清正讀論語

飯田覺兵衛

户川肥後

福尾勝兵衛

塙團右衛門

僧雲居

恠猴

敗天公

利常品諸將

卷之三

德篇第三上 九四十一條

伊田之役

石川八左衛門

鈴木久三郎

土屋長吉

蜂谷半之丞母

本多重次

重次破釜

朝日千介

長湫之役

濱松夜話

鶴章繡衣

北條氏贈蜜柑

酒井金三郎

大旆次小山

關原之役

平塚因幡

宥平塚越中

佃十成

雨降地固 避雷符

雜僧三條 老嫗失火

止引水役 一生四十八戰

附記 本多氏絕命詞

内藤勇斷 成瀬奇獄

大窪佳譚 宇都宮大和

曾呂利某 太田忠兵衛

奇童 甲賀氏子

土井利勝 酒井忠利

松平信綱 碁局滅燭

丁子風爐 茶禿正齋

稻葉正則

卷之四

德篇第三下 凡二十條

台德公謹厚 彗星見

太田某 太公論復讎

本多三彌 賢媪

台德公美事 舞妓阿國

紀公生母 南龍公

阿閉掃部 杉田壹岐

之辭。鎌倉公乞其所愛名馬。而約先登於不可必之前。其心固無生還之理矣。宗高立馬於兩軍屬目之中。而射扇眼乎海波數百步之外。不幸一發不中。唯有自刎以投於海耳。吾推究二子心事至此。則感慨悲壯。不自覺涕淚之交乎睫也。今日弓箭之士。果能以二子之心為心。則何戰不勝。何功不成。汝等乃曰。見其可樂。不見其可悲。吾是以知其無能為也。

寧靜子曰。古人云。以活眼讀活書。天德寺氏之聽平語。可移以為讀史之法焉。

附記

天德寺了伯。佐野城主小太郎宗綱之伯父也。宗綱之死。諸臣相謀。請北條氏弟氏忠為嗣。了伯獨欲養佐竹氏子。議不合。遂去入京。隱棲黑谷云。及豐公之東征。乃起以為嚮導。

織田公納諫

右府信長幼放縱。動止不常。其傅平手政秀驟諫不聽。政秀憂憤之極。留諫書一封。而自殺。於是信長大感悟。改過勵行。益講武事。遂東征西伐。誅叛撫服。及天正中。定天下大半。威名藉藉乎京畿。近臣或獻媚曰。曩中務不察君之成大業如此。而早自決死。何性之急也。信長

近古史記

卷之一

一

五山堂

作色曰。言何妄。當初微中務一死之諫。孤何以得執弓
箭。以至乎此。孤之所以能至乎此者。皆中務之力也。抑
諫臣之死者多矣。至自死以諫其君如中務者。今古未
曾有見聞之也。汝乃目以躁急。不唯無禮於中務。使孤
追悔感感不能已。汝言之妄。不亦甚乎。
寧靜子曰。織田公天賦英資。縱無政秀之死諫。豈終身
昏迷不自悟者乎。侍臣之貢諛。亦非無謂也。特公不受
以爲己功。而專歸之政秀。激之力。君德之美。洵可嘉
尚矣。抑公中道不令終。雖如可恨。然臣秀吉繼乃公遺
業。盡成其所志。則大亂削平之功。不得不歸之織田公
矣。嗚乎亦偉哉。

右府營皇宮

足利氏之季。宮闕之頽廢極矣。有傳當時古老之言云。
茨牆竹柵。無復門關。群童日來階下。搏土塊以爲戲。時
揭簾窺戶。聞如無人。而公卿之窮阨殊甚。近衛公國歌
會。盛饘團於三寶盤。以供客。盤板煤蝕。深墨如漆。有人
謁常磐井公。時方盛夏。而公無禪衣。直纏蚊愒於體。以
見其人。其瑣尾如此。及織田氏之興。則營宮禁。辨供御。
舉廢典。續常職。然後煥然始有可觀云。

寧靜子曰。應仁以還。大亂極矣。天下侯伯。爭地以戰。惟

利之視。名分紊。而私欲橫。誰復問乎宮闕之廢興。當此之時。不有織田公大節高義。以尊天子。則蒼生何由觀皇室之再造乎。而今日恭順之美。盖有由來矣。嗚乎如公者。所謂知時務之俊傑者。非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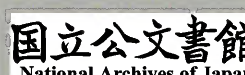
神子田長門

美濃之戰。敵軍大敗。我士池田勝三郎。追敵之唐首甚急。唐首即以旄牛尾飾兜首。純然者。竟不及而返。信長謂勝三曰。余之唐首而走者。必神子田長門也。凡方追兵之甚急。怯懦之士。必反擊死。不死而遠遁。非大剛者。不能矣。既而問之。果神子田也。

寧靜子曰。太閤嘗問前田毛利諸公曰。假使故右府率兵五千。與蒲生氏一萬人戰。則卿等將何屬。諸公未以有對也。太閤曰。如孤屬右府耳。何則。使南軍得北軍首五六級。其一必氏鄉首也。北軍得南軍首。雖至四千餘級。決不能見右府面。是其將將之才。所以不可及也。余謂太閤此言。與右府所論。互相發明。然則三十六計。走為上策者。豈為將將者言之歟。

無雙道化

道化清十郎。亦美濃人也。來仕信長。從軍屢有功。信長愛其驍勇。自書無雙字於背旗。以賜之。人因呼曰無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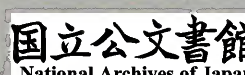
道化云。信長嘗招美濃士平野某。道化與之款接。因從容問曰。聞子進則先登。退則殿後。不知何以能如此。平野應曰。亦在決死耳。雖然。齋藤氏諸將。前後皆死於國。而余獨保餘喘在此。究竟由勇氣之不足也。今承子之問。不覺慚汗浹背。道化退而嘆曰。平野氏之不伐勇。吾斷不能及。

寧靜子曰。進則先登。勇者所能。退則殿後。非大勇者不能。而平野實兼之。然則無雙二字。移以付之平野。可也。
謙信陷私市

武州私市。捷爽塏為城。有大澤繞其後。地勢頗壯。越侯

謙信圍之。而未能下也。偶騎馬候城中。其牙城接支城處。架以篋橋。橋上時見白衣人往來。影落在水面。蓋此時婦人夏服。多用白衣黑章。謙信因謂是必質子童女。在牙城者。出而逍遙也。於是使其臣柳崎和泉帥師。門於前門。城兵謂敵來萃焉。戮力捍禦於此。謙信乃遣人城後。壞旁民舍。編其材為筏。浮之澤中。大噪而進。城中童男女。果大驚。號哭避之。支城兵在前門者。相驚曰。牙城有反應者。不可逃也。或自殺。或出降。謙信兵不損一士。而遂陷焉。

寧靜子曰。杉霜臺以雷轟電擊之勢。逞此小技。所謂



捕免亦用全力者。

倒勲狀

甲侯信玄將與謙信和使長遠寺僧某往說焉。謙信延僧而問曰。甲斐之臣有向井與左衛門者乎。曰有。其人有力癡乎。曰有。在於面。謙信歎曰。昔川中島之戰。渠自呼姓名。槍鏖我背後。吾反顧。一擊斬其面。意爾時既傷死也。今尚無恙耶。乃出綠綿戰袍有槍痕者。附以一簡。使僧贈之於與左衛門。世謂之倒勲狀。

寧靜子曰。我聞謙信氏身不甚長。行步曳踵。其臨戰也。着黑綿袍。戴小鐵笠。提三尺青竹杖。以指揮士卒耳。由

此觀之。其人灑灑落落。可想矣。若夫賜勲狀於敵我者。以賞之。亦其襟懷豁如之所致。豈出于結親逆禿之下策耶。

米田某

信玄之攻村上義清於佐久郡也。兩陣既交戰。矢丸如雨。皆以竹牌自蔽。環列為牆。俄而信玄欲分其陣為兩隊。使三井甲米田乙。遙傳令於別將。飲富板垣二氏。二使受命而出。米田曰。牌外路危。請從牌內行。三井曰。苟畏矢丸。何用勇者。我則從牌外行。出則銃丸亂下。屢為所中。僅免百死。以得達。則面色如灰。口噤不能言。米田

既傳令於二將笑謂三井曰請取歸路於牌外三井曰
 一旦悔之豈可再乎米田曰前所以不與子俱者特恐
 主命之不達耳今使事既畢吾何畏而不從牌外乎既
 反復命意氣從容辭令如故三井乃大慚服
 寧靜子曰使命重事也雖尋常細故不可不慎况軍令
 乎米田之前畏死者有義以勝之而後之不畏死者有
 勇以鼓之也有勇有義以全使事可謂信玄亦能使久
 矣

岩間大藏

岩間大藏為人魁梧儼然一丈夫也信玄拔之伶人中

以列士伍而性怯懦畏死殊甚信玄試之戰陣七進七
 退信玄曰是不可以常法馭焉我聞西域崑崙山鐵化
 為金則人性怯懦亦在鼓鑄如何耳一日臨戰俄捕大
 藏縛之竹牌外使向敵坐寸步不能動則矢丸雨下礮
 聲如雷大藏膽落神死無復人色幸而不中竟戰惴惴
 以得無恙大藏於是幡然改悟曰人苟有命矢丸且不
 能中死豈足畏哉自此每戰鼓勇先登遂以成驍名
 寧靜子曰駢錄以上數條一寬一猛甲越各家氣象可
 以見其概矣余嘗詠二公末路云驚倒暗中跳銃丸野
 田城上笛聲寒誰知七十二疑塚不似一棺湖底安春

日山頭鎖晚霞。驂駟嘶罷有啼鴉。憐君獨賦能州月。不詠平安城外花。是或可以為二公斷案歟。

附記

謙信臨戰。俄欲分部隊。則單騎馳入其中。馬行所過。左右自分為兩隊。當是時。挈槍夫在彼。主不能呼。主人在此。槍夫不得就。各自揮刀。殊死戰。每以奏奇功。信玄將戰。必演習數回。申明約束。其戰罷。輒與諸將論勝敗之理。可者賞之。不可者戒之。故每戰。軍機漸熟。遂以至精勁無匹。是亦可以了二家用兵約畧矣。

藝侯戒諸子

元龜二年六月。藝侯元就病將死。致諸子於前。呼取箭數條。一如其子之數。乃手自糾為一束。極力折之。不能斷也。單抽其一條。隨折隨斷。因戒曰。兄弟猶此箭也。和則相依濟事。不和則各人各敗。汝等銘心勿忘。次子隆景進曰。夫兄弟之爭。必起於欲。棄欲思義。何不和之有。元就悅。以為然。顧餘子曰。宜從仲兄之言。

寧靜子曰。詩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蓋兄弟之情。不難於急難相救。而難於安寧相保。果能從藝侯父子之言。豈不足以全棣萼之情乎。

又曰。崔鴻西秦錄云。吐谷渾阿柴。臨卒呼子弟。謂曰。汝

等各奉我一隻箭。俄而命母弟慕延曰。取汝一隻箭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也。柴曰。汝曹知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是與藝侯事太相類。蓋暗合也。記以資博雅。

細川藤孝

細川兵部太輔藤孝。少小不喜國歌。自謂是縉紳婦女之技。非武夫之事也。偶某地之戰。追敵之棄馬走者。不及而返。從者執馬銜以諫曰。窮追勿失。臣驗馬背尚暖。以知其行不遠。古歌不云乎。君波麻太。遠具波行志。我袖乃袂乃淚。比邊志果年盤。譯曰。君行知不遠。吾袖淚猶霑。藤孝領之。

即馳遂執其人以還。從此潛心歌道。深沈奧妙。至窮古今集秘訣。所謂幽齋玄旨是也。

寧靜子曰。幽齋氏之事。亦太有似太田道灌焉。余嘗有詠道灌二絕。曰。村女應門未發辭。獵歸逢雨乞蓑時。有華無寶君看取。捧出棣棠黃一枝。才兼文武有斯公。一激終能學國風。斥候他年辨潮落。水禽聲在遠洋中。并錄以見國風之學。有益武事矣。

破缸柴田

永祿十二年。柴田勝家爲織田氏守長光寺城。佐佐木承禎圍而攻之。遂破其外城。勝家退保牙城。防戰甚力。

偶有人告佐佐木氏者曰。此城乏水。若絕其汲路。城可下也。承禎悅從之。城中果困。而未變其旗色也。承禎恠之。乃託和議。納平井某於城中。勝家將出接之。平井請盥手。勝家命盛水於巨盤。使二人左右捧而致之。平井盥訖。則棄餘水於庭。無復愛惜意。平井視之色然而歸。既而儲水殆竭。勝家度不可脫。會諸將士。置酒訣飲。時問所餘之水。則僅二斛矣。勝家呼眉尖刀。以其鐵鏃破水缸。以示必死。乘曉開門。吶喊潰圍以出。佐佐木兵以其出不意。狼狽擾亂。不可復止。勝家乘機衝突。斬首八百餘級。使人獻之於岐阜。信長大悅。賜勲狀以賞之。

世呼勝家為破缸柴田。

寧靜子曰。柴田氏破缸之舉。所謂死中求活者。非胸有成筭。何以至乎此。若其失二斛水。而獲八百級。亦惟斷成之耳。

附記

信長以勝家為先鋒將。固辭不受。再三強之。乃敢承命。而退。路遇麾下士於安土城下。誤觸勝家衣。勝家咎其無禮。不屈。乃斬之。信長怒。召勝家讓之。傲然答曰。是其所以固辭主命也。夫先鋒之將。威權不立。號令不行。安有無禮之士。而假借不殺之理乎。

梶川彌三郎

信長之攻槇島也。暴雨連日。宇治川大溢。殆不可濟。信長立馬水涯。呼曰。誰先渡此河者。古梶原佐佐木豈鬼神乎。言未畢。有一騎自上游。亂流而渡。信長揚策曰。夫非他人。必梶川彌三郎也。勿使剛勇丈夫餒於敵衆。競繼之。遂得上岸。勝敵。初梶川好博奕。為衆所擯。信長獨愛其勇。賜名馬曰。緩急。以此樹功。梶川感泣自誓曰。不騎此馬先登者。不生還。至此果有此功。

寧靜子曰。宇水先登。世唯知有梶原佐佐木。而知有梶川者鮮矣。抑前梶原之聯騎爭先。孰若後梶川之單騎。

直進之最壯哉。

大緩山

信長動罵人。曰大緩山。猶言懶惰輩也。或云大緩山。江州山名。信長蓋借以目此輩也。天正元年八月。信長攻越前。朝倉義景擁二萬騎。陣於刀根山。我前軍進陣。其釐相持未戰也。一日信長登營樓。候敵動。止曰。今夜敵必退矣。宜乘其撤陳。尾擊殲之。屢戒前軍勿惰。諸將士皆笑曰。主將何所見。夫敵以主待客。且據要害布陣。得地之利矣。安有不戰而退之理。日已暮。信長猶在樓上。張目不動。夜漏已刃刻。敵中火揚矣。信長急下令。吹海螺。進旗鼓。罵曰。咄大緩

山果不及事。我且以麾下擊之。與左右五十騎馳直前。衝敵。敵軍擾亂。無復鬪志。皆爭先而遁。我軍追擊。遂得大捷。凡信長見機而動。神速不誤事者。率皆此類。

寧靜子曰。石川丈山嘗論右府用兵云。信長所長。不拘土地之嶮難。不問兵卒之多寡。出於不意。擊於無備。而十戰十勝。能獲其全者也。至如挫敵拔國。則源平已還。靡可與準擬者。唯與源廷尉在伯仲之間耶。是可謂善論右府矣。

仁科信盛

仁科五郎信盛。勝賴之弟也。天正十年春。信盛守高遠。

城。織田世子信忠使僧某諭曰。武田氏亡在旦夕矣。宜致城而去。信盛怒。捉僧批其兩耳。并剝鼻放還之。於是世子信忠率諸軍進傳城。攻擊甚急。殺傷無算。信盛擁殘兵。僅保牙城。小山田備中春日河內渡邊金。今福安。諏訪莊原隼人等十八人。逆戰于大廳。縱橫交擊。劍光散火。世子信忠負金襴保侶衣。俗作母衣。按三代實錄。小野春風奏請曰。介曾雖薄。助以保侶。請縫造調布保侶衣。千領。以備不虞。則作保侶衣為是。倚屏外桐樹。指揮士卒。有一女將。年三十餘。着紅縞甲。提眉尖刀。呼曰。身是諏訪莊之妻。可來與戰矣。戰斃七八人。刺喉以死。我將武藏守森長可。登屋發板。放銃其中。彈丸雨下。信盛

度不脫。擗床屠腹。抽腸投之。裋褐而死。時年十九。城乃陷。後信盛投腸之處。血痕久之不滅。而世子信忠所倚桐樹。縱橫尚存刀跡云。

寧靜子曰。滅武田氏。世子信忠之功居多焉。而五郎信盛之守城不屈。苦戰死節。比之阿兄為敵所逼。饑困以死。豈不赫赫有餘烈乎。

稻葉伊豫守一徹。既服從織田氏。而信長意未釋然也。乃設茗讌。延之茶室。竊使其臣三人。託伴接以圖之一徹。從容入室。朗誦壁間所挂詩曰。雲橫秦嶺家安在。雪

擁藍關馬不前。三人就問其義。一徹一一分解。并說其典甚詳。信長隔壁傾聽。忽然走出。謂一徹曰。我初謂汝一武勇男子也。今乃知其有文學如此。猜疑之心頓消矣。一徹頓首而謝。於是命三人各取匕首於懷以示之。一徹亦袖裏出一刀。笑謂三人曰。今日之事。僕亦期不徒死耳。

寧靜子曰。嗚呼一徹氏。在刀俎魚肉之際。而能從容以免乎。萬死者。以其善解文字。演說古人之詩耳。信乎有武備者。必不可無文事也。

烈奴

稻葉氏之奴。有忤旨抵罪者。臨刑。輾轉號泣而已。吏問汝畏死乎。奴忿恚曰。咄。吾豈畏死者哉。吾唯恨不伸一臂於君前。以雪冤耳。一徹聞之。遽令白。急急解縛。奴苟以爲冤。我將甘受其報焉。吏乃縱遣之。居數年。一徹病死。既葬。奴走詣其墓。復泣曰。奴久欲遂宿志。而屢失其機。遷延至此。今則已矣。吾今日而不死。君必以奴爲畏死苟生者。奴爲天下耻之。遂屠腹其旁。出腸以死。寧靜子曰。烈哉稻葉氏之奴也。假令其出于士流。則世必以爲田橫之客。豫讓之流也。嗚乎。戰國狷介不屈之民。寧可以太平游惰之情測之哉。

山內一豐妻

山內猪右衛門一豐。始筮仕織田氏也。適有東國人來。販名馬者。安土諸將士。皆驚其神駿。然爲價高之故。不能購也。販者將牽馬徒還。一豐見之。不勝流涎。歸家。獨自嘆曰。痛哉貧也。我當事君之初。獲此名馬。以見主公者。不唯一豐一人之榮。抑亦織田氏之榮矣。其妻聞之。就問價。曰。黃金十兩矣。妻曰。夫君必欲獲之。妾能辨焉。乃取金於鏡匳。致之一豐前。一豐且喜且恨曰。比來窮困之極。或恐及卿顛覆。而卿絕不言有金。何卿之忍耶。妻曰。夫君言亦有理。顧昔者妾之來嫁也。妾父自納之。

鏡底戒曰。汝勿以夫家貧故。費此金。必也有關夫君一
大事。然後用之。妄聞近日京師有簡馬之舉。今夫君而
獲此馬。是一世之榮。而所謂大事。無乃此耶。是以敢爾。
一豐泣而謝曰。卿之惠也。嶽翁之恩也。遂購其馬。無幾。
簡馬之期至矣。一豐乃騎而入京。風骨峻爽。奮鬣一嘶。
信長望見。大驚曰。猪右何所獲此乘乎。一豐具告其故。
信長歎曰。我家多士。而不能購一馬。洵為上國之耻。汝
落魄歸於我。乃能為此非常之舉。以一洒我耻。武夫用
心。不當如此耶。一豐釋褐五百石。於是增為千石。遂以
見任用。

寧靜子曰。後來石賊之反。夫人齋藤氏。襃書為笠。糾馳
使告一豐。一豐得之。不解而獻焉。異日獲廿四萬石之
大封。職此之由。山内氏何外家之福之多耶。

厨人坪内

三好氏之亡。厨人坪内某。囚於織田氏。菅谷九市原五。
為說信長曰。渠不唯善調理。七五三宴饗之式。皆能諳
之。宥以為厨宰可矣。信長曰。且使渠調朝食。吾將試其
佳否。以決之。於是進膳。用三好氏法。信長一喫。投箸曰。
此水臭物。何足以供吾口。坪内曰。請復之。彊而後可。翌
日進膳。極其醇醲。信長每品吃食曰。佳味佳味。天下之

良工也。即日赦而祿之。坪内退語人曰。昨所進。係第一等調和。君以為淡泊無味。今日所進。特第三等品味耳。而反以為適口也。顧三好氏五世歷仕幕朝。助天下和羹。故調理獨要第一等風味。而公則不然。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信哉。

寧靜子曰。坪厨宰有揚舊君抑新主之意。以此仕猜忌無比吉法師。殆乎哉。

大善射者某

織田氏臣。有善射者。信長聞之。欲試其技。為設演射場。卜日往觀之。餘士皆多中。某終日而射。卒不能中也。

信長不懌。歸而嘆曰。所見不稱所聞。人言果不足信耳。其後國內土寇蜂起。勢頗猖獗。信長自將討之。眾遂巡不進。當是時。某直進。立信長馬前。引滿當敵。縱橫放射。率無虛箭。寇為之卻走。信長於是歎曰。有是哉。渠之深於技也。嚮之不中者。非不能中也。欲養餘力。以收異日之功耳。諺云。良鷹藏爪。猶信。厚賜物以賞之。

寧靜子曰。同一弓箭之士也。戰國之人。與泰平之士。趣向之異。何其甚也。今日紈袴之子。射大的於數十步之外。以冒區區賞賜者。使其當變動不測之敵。果能不惶惑失度耶。然則如織田公士。洵百世士人之標準也。

右府察微

信長嘗自剪十指甲。使侍臣收其剪餘。侍臣搜索左右。久而不去。信長問。汝何故不退。答曰。剪餘既得。九而未見其一。信長為起拂兩袖。則爪片墜者一。信長大賞之。曰。人之用心。當如此緻密。又嘗召侍臣。至則曰。事既辦矣。無復用也。侍臣徒爾而退。少選復召一人。亦如此。最後一人。應召而往。伺候良久。亦復不命事。侍臣將退。顧拾席間所遺塵埃以出。信長俄呼止之曰。坐吾語汝。凡進退必有機。見機而動。是為軍之善謀。汝如今之退。可謂能知兵機者。

寧靜子曰。右府公以忌克之質。察人於細微之末者如此。織田之門。無懈惰不警之士。蓋以此也已。

森蘭丸

信長近臣。有森蘭丸者。謹信而聰慧。右府甚愛寵之。嘗欲驗其才。命闔前堂紙障。蘭丸諾而往。則障闔矣。乃緩開而緊闔之。然後反命。信長曰。障果開矣乎。曰。闔矣。然則其戛然有聲者。何也。蘭丸跪對曰。君命臣闔紙障。若視其既闔。而徒然歸。則君之命廢矣。臣恐諸臣之或不敬君也。故謹開而闔之矣。又嘗奉信長刀在側。刀鞘黑漆。有欵紋數十條。蘭丸潛料記其數。信長覩知之。而不

言也。居數日。集左右近臣。撫其刀謂之曰。有能暗射鞘上款數者。乃與此刀。衆爭射之。不能中也。蘭丸獨默不言。信長問。汝何故不射之。蘭丸謹對曰。臣嘗料記其數矣。今如爲不知者而中之。是賣主公以貪其賜也。臣心所深耻。是以不敢。信長悅其誠。愆不欺。賜以其刀。後蘭丸察明智光秀有異志。竊謂信長曰。臣視光秀。方食失匕箸。是其志不在小。必將舉大事也。不及今誅之。後悔靡及。信長以爲讒而不能用。無幾。果有本能寺之變。寧靜子曰。以右府之猜忌。而不嫉蘭丸之聰慧。亦以其有誠信足感人者耳。抑不疑他事。而疑其有讒光秀。則

右府之祿盡也。嗚乎。養豺狼。而自遇其噬。右府之不令終。將誰咎乎。

光秀反形

明智光秀治丹之龜山也。新築一城於山北。號曰周山。盖以自擬周武也。羽柴秀吉性豁而言傲。光秀則謹愿而多遜辭。秀吉謂光秀曰。人云。汝夜城周山。將以謀叛。信乎。光秀冷笑曰。公幸勿費無用之辨。天正十年五月。光秀謁愛宕山祠。遂會于西坊。爲連歌。歌人紹巴至。則卒爾問曰。本能寺湟。深幾尺矣。紹巴愕曰。君不畏天耶。何爲謀此不順之舉。於是光秀反形始顯然云。

寧靜子曰。英雄之在亂世。其有逆節殄行。勢也不必一苛論焉。特其不忠不孝之罪。人欲容之。而天未嘗少假也。不見逐父篡國信玄乎。不免於微卒之暗砲。不見弑君奪位光秀乎。不免於賤民之竹槍。夫暗砲之戮。竹槍之誅。果然天網疎而不漏。而况光秀之罪。又兼負殺母大不孝者乎。

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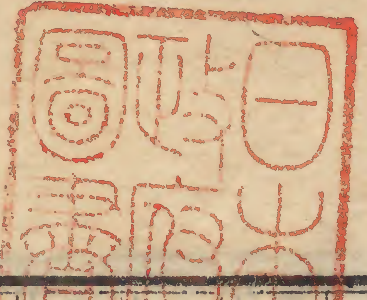
本能寺之變。右府穿白衣。執十字槍。與賊安田作兵衛等。鬪於庭中。不利。遂走入。作兵衛追之。時天未明。燭光耿耿。見右府影於紙障上。以長槍鏖之。中其右腹。傷甚。

右府乃入寢。縱火自殺。後作兵衛變姓名曰天野源右衛門。有恠瘍宿其頸。久之不瘥。遂生贅肉。源憤恚。以琴絃繫紫肉端。繫之竹椽。張脚抽之。無幾又生。復亦如此。源愈憤。竟引刀自刎而死。又有川上某者。光秀小臣也。本能寺之戰。執角弓射右府於堂上。中之。其第六日喪心而死。時謔語曰。鶴來刺額。痛甚。痛甚。嗚乎。是皆天網之所不漏者歟。

百姓作右衛門

光秀之敗於山崎也。與左右數騎潰圍北出。夜過小栗棲。土兵競起逐之。有作右衛門者。自籬中。以竹槍鏖其

一騎洞肋而死。則光秀也。遠近相傳。作右獲賊魁矣。嘖嘖嗟賞。作右稍有得色。謂鄉曲之勇。莫出我右者。每四隣有暴客。先往捕之。或格殺之。一鄉賴以安焉。作右死。其子喜兵衛。亦慕父風。父負俠名。時有白狼出害人。每日暮。闔村鎖戶。少年相聚謀除之。而議未決。喜兵時六十餘。獨奮曰。殺一狼。何議之有。會寒雨夜黑。喜兵乃著短簍。腰利劍。直往村口。無人處。偃卧如死人。以待焉。少頃。白狼果至。彷徨其旁。躍不動。則飛噬其喉。喜兵快手剪頭墜地。因起。接合身首。十字樣縛之。淋漓被血。以歸。諸少年皆驚。以為神。喜兵笑曰。老夫太勞矣。請買酒。



以酬我。其自負如此。

寧靜子曰。弑逆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光秀之死。一農夫手。天也。而其子喜兵殺白狼。以除民害。亦安知非天意。誅豺狼心。於冥冥耶。要之作右喜兵。皆可謂農夫中奇男子矣。

近古史談卷之一

近古史談 卷之一



